

# 甲乙丙丁里的学问

肖凌之

的主动权。

也有一些人做什么事情都不屑于甲乙丙丁，根本不讲章法：说话不看对象、不择时机、不讲场合、不分轻重；分配任务时，不管谁该牵头、谁该配合，随手把活推给身边人，当“甩手掌柜”；沟通协作时，不顾该对接的对象、该遵循的流程，想起谁就找谁传话；承担责任时，无视本该自己扛的担子、该厘清的界限，遇事就往他身上挪。结果是，该推进的事总在混乱中卡壳；身边人的信任被慢慢消耗，没人愿意再与之深度合作；而他们自己，看似“随性”，实则总在事后为弥补漏洞疲于奔命，不仅没做成几件像样的事，还渐渐成了别人眼里“不靠谱”“没修养”的存在，最终把自己的路弄得越来越窄。

在待人接物与为人处世中，能分得清甲乙丙丁的人，实则是懂章法、明权责、知边界、有重点、会换位，这种清醒往往能为他们铺就顺遂的人生。

刘邦平定天下后，论功行赏的“甲乙丙丁”特别分明：明确萧何“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的后勤核心功，韩信“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军事首功，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谋略大功，不搞功绩混淆，更不把封赏错给到无实功者。正因为他分得清不同人在建国中的独特价值与权责，既让功臣各得其所、死心塌地，也让朝堂秩序井然，最终稳住了刚建立的大汉江山，自己也从亭长一步步走上帝王之位。曾国藩组建湘军时，严格厘清“甲乙丙丁”的头绪：他明确各级将领的权责，不允许越级指挥；分清士兵的来源与分工，不搞混乱调配；更在赏罚上精准对应个人功绩，绝不把甲的成功算到乙头上，也不把乙的过错归咎于甲。这种“分得清”让湘军纪律严明、各司其职，战斗力超当时混乱的绿营军，最终成为平定太平天国的核心力量。

曾国藩也因此逐渐成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这两则历史故事告诉我们，心中有并能分清甲乙丙丁的人，往往能精准回应他人期待，高效推进所从事的事业，自然容易收获来自外界的信任：部下都会愿意为之马首是瞻，同事都会愿意与之合作，朋友都会愿意与之真心相交，贵人更愿意对其伸出援手。所谓“顺遂的人生”，其实都是这份“分得清”带来的连锁效应：少了纰漏、多了顺畅，少了误解、多了机会，路自然就会越走越顺。

甲乙丙丁这一短语，看似笔画简单，但起源古老，并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学，很值得玩味。

## 方圆之间

### （组诗）

喻剑平

——**潇湘诗会**



## 秋叶

郭宗忠

1. 好多小花开在路边  
紫的是萼距花  
红的叫五色梅  
白的学名钴叶紫菀  
家门口随处可见的美丽  
不留心，真叫不出名字

2. 好多鸟其实我都不认识  
比如乌鵲、画眉、黄鹂  
我只知道麻雀、斑鸠等  
长沙最漂亮的鸟我也没见过  
听说叫太阳鸟

3. 谁家在煎糖油粑粑？  
滚烫的、喷香的岁月  
典型的长沙记忆呀  
此刻，散步的人  
最韵味的是鼻子和舌头

4. 黄昏像融化的蜜糖  
广场舞震碎满天霞光  
棋盘上未决江山融入暮色  
快逆车进进出出划出银弧  
门口保安打了个喷嚏  
幸福，被人惦记

5. 夜幕像一块宏大湘绣  
缀着星星、工厂、路灯  
以及我住的这栋楼房  
夜风如温玉抚过街巷  
安详此刻，长沙灯火万家  
开窗，方圆之间即世界

在秋天，没有一片树叶不是美的。许多人都喜欢春天的花，而我更喜欢秋天的树叶。

在秋天，每天不等启明星升起，我就已经走在那个园子的路上，那里，鸟儿开始从树叶间醒来，它们唱响的第一支歌，我相信是唱给秋日的树叶的。

看着一树树金黄红艳的树叶，走在沙沙作响的树叶上，你还用想什么吗？它们表达了你所有对树叶和万物的思念。那里面有等待，有期盼，而更多的是，你眼里和脚下触到的树叶，它们本身就是你心里的永恒，从第一次遇到就不会放弃和舍弃的挚爱。

走在秋日的每一天，你不会感到疲倦，也不会因为走过多少遍的小径而产生单调乏味。每天走向野外，你知道，只是不让稍纵即逝的树叶从你的眼前消逝，为的是能够捕捉住时光的叶片里的光阴，它们闪亮的眼睛和那动人的谜一样的色彩，让我知道了为什么时间叫做时光和光阴。这时光和光阴里的光，我相信不会有怀疑，那本来就是秋光里的光，而那秋日里的光，正是树叶里的光彩所带来的多姿多彩、瞬息万变和惊喜万分。

你走在林间，走在路上，秋日有多少树叶就能透析出多少光谱。这些树叶的光谱会定格在树上，又会随着树叶的心境一样，随时变幻。而每一片树叶里的情愫和情感，火一样，那是温暖的阳光在心里的记忆，也是短暂的春光和漫长夏日在秋日的沉淀。

我会痴迷吗？稻田边上的那棵黄栌，没有一片叶子不是红色的，没有一片叶子的红色是相同的，没有一

片叶子是一样的。它们在日出前和日出后的颜色不一样，当阳光透过叶片的纹理，你会发现，一片红色的黄栌树叶里，又是千变万化的色系。它细密的纹理和纹理间的一个个小小的空间，又是一个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光在那里藏身，又在那里呈现，好像是七色光一块块镶嵌在树叶中的璀璨夺目的宝石，晶莹剔透，却又有着树叶自己的温情和性情。

七叶树林里向阳的树叶，它们瑰丽的颜色，我只想到了光怪陆离。我曾经在春天和夏天无数次走在它们的树荫里，欣赏它们的花朵，我曾在秋天捡拾它们褐色一样饱满的果实，也曾在冬天雪中的七叶树林漫步。这秋天树叶里包含着的，是一年接一年对七叶树的想念。分明，每天都在七叶树林，却还是有种莫名的伤感和对分别时刻终会到来的难以接受。

我一遍遍走在金币一样的落叶上，落叶把所有的故事都藏起来，仿佛眼前的一切不是真实，都似变换而梦幻的树叶一样。树林也是梦幻泡影似的，一排排的七叶树，连在一起的树冠，浓密的树林，覆盖住整个天空的七叶树，那是它们支撑起来的自己的梦幻世界。我总是想，为什么到了万物凋敝的时刻，却又有种回光返照的辉煌，通过层层叠叠的树叶，我似乎感到，那是七叶树带着谦恭的感恩之心，将一年阳光雨露的滋润与爱，以一种无与伦比的光彩，回报给大地的养育和阳光的爱抚。

我也在七叶树林里感恩。这每一天不断呈现的美妙时光，也是七叶树林赐予我的，我感到了幸福如此简单，简单如此幸福。我每天醒来就到园子里，有了更多与自然在一起的清晨。我呼吸着树林中清新的空气，我感觉到生命的蓬勃，每天保持着活力，时刻清醒，没有了慵懒，也忘了什么叫午休和倦累。

还有七叶树林的雨中、雪中、风

中，它的清晨、黄昏和夜半。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辰，不同的气候，有了不一样的风景和感悟。它的日出日落，它的冷，它的热，它的春光明媚，它的秋光云影，在这里，我与七叶树们一同感知大自然的冷暖，而永远保持着安谧与平静之心。

我在这漫无边际的七叶树林中走着，它的树叶斑斓的光，即使是阴天，也映照得树林金碧辉煌，似乎是金箔装饰的光的殿堂。那些在树上的树叶，有种炫目的色彩，你无法表述它生命中洋溢的丰盈。每一片树叶都是一个调色板似的，它们被神性的手和眼睛捕捉到的美，悉数还原成阳光与大地的原色，而这让人的眼睛平视忽视的美，此刻，你只能谦恭地用心灵来接待。

窸窸窣窣的落叶声，是你和落叶内心契合的开始。梧桐像放大了的枫叶一样的叶子，落到地上，有种让大地睡在棉被里的感觉，温暖，舒适。玉兰叶子一树橙黄，它们的枯叶围住了树根。银杏金黄的叶子，也在树下以树根为中心，为银杏树画了金黄的圆点。槭树的树叶落在地上还是绿色的，还有枣树的叶子，头一天还以为它能持续一段时日，不承想，一夜风吹，几乎树上已剩不下几片叶子。桑树的叶子等着霜降来临，落满了树下的树篱，你采集带回，桑叶的清香从你冬天的茶杯里浮起。细密的榆叶和槐叶，微风会卷起叶雨一样把它们召唤回大地，落叶归根，是怎样的优雅闲适之美！

在满是落叶的大地上，你不忍心踏下去，踏在落叶上时却又好像急切地走在归乡的路上。屈指算来，你戎马生涯离家一晃将近四十年前的秋天，正是天井里的槐树开始飘飞金黄槐叶的时日。此刻，虽然故乡远隔千里之外，但是，只有在落叶的时节，你才能找到回家的路径，你的心会跟着落叶，也开始疾飞着，想快速地回到那个叫做陈河西的小村。

**文苑**



责编/张辉东 美编/吴志立 校读/谈梁



杨杉 供图

## 荒野青铜

陈应松

约百年前的一个春天，旺盛的植物在疯狂生长，草芒闪耀着残存的雨水，农人们正在播种。洞庭湖之南的这片山地，野蒿蓬绿，散发着浓烈的苦味，芦苇和蒲草在湖泽边柔软地摇曳，所有新鲜的叶片都在舒展，一垄垄的土地被翻耕出来，河流蜿蜒，山峦逶迤，他们远离了所谓文化和经济的繁华中心，只有赤脚的农人和散乱的农具，在一丘丘自然起伏的田垄间，在山坡上出现。蓝色的天空无边无际，洮水晶晶流淌，山风澹澹吹拂，三个农民在栽种红薯的土沟中，将一件国宝青铜器，从自家田里刨了出来。

这是一尊什么样的青铜？不就是有四只羊的方尊吗？不就是商代晚期的青铜礼器、祭祀用品吗？不就是又沉又大吗？大到是商代现存的最大一件，足足有六十九斤的重量。可那四只羊，有造型极其夸张的圆形犄角，线条流畅可爱，造型奔放沉着。四只卷角羊头与羊颈伸出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方尊腹部及圈足上，其肩饰高浮雕蛇龙纹。尊的四面正中即两羊

比邻处，又有一个同样造型奇诡神秘的龙头。整个的纹饰，细腻精美，难以想象的精美，似乎非人工雕刻，三千年前三湘楚工匠简直造化奇工。鳞纹、长冠凤纹、夔龙纹、蕉叶纹、带状饕餮纹、细雷纹，它们交相辉映，和谐地组成了这尊青铜无与伦比的匠心与神妙。这个设计者是何方神圣，而铸造者又是怎样的非凡巨匠？

最不能理解的是，他们为何将这些完整贵重的大青铜弃于草莽？为何会出现在楚地浅浅的荒野中？商周时期的宁乡没有都城的记载，也没有大型墓葬群，这样一件代表王室祭祀规格的重器，为何会孤零零地埋在田间，而不是埋入地下深深的墓室？他们为何铸造如此庞大且精美的礼器，有什么样的国家祭祀或是部落祭典？这样的规格和等级，来自一个什么样的国度？商末周初，青铜时代的盛世，在这块偏僻的荒野上，是如何悄悄完成最为辉煌的一页？这给后人留下

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在这一带山地，除了四羊方尊，还先后发现了三百多件种类繁多、风格神异的青铜器：人面纹方鼎、象纹大铜铙、兽面纹铜花觚、兽面纹巨型铜瓶、云纹铜铙、兽面鸟纹提梁铜戈……然而，历史的废墟和遗址无论年代多么久远，终归会发现，在四羊方尊出土的炭河里，终于探明了一个方圆达十四点五万平方米，今存面积二万平方米的古都城遗址，这里有官殿建筑的地基和柱洞，有坚实的夯土城墙，有整齐的护城河。这个从未进入历史记载的都城，以此两公里的范围内，商周青铜大器几乎都是“偶然发现”的。其中一件象纹大铙，竟然重达二百二十一点五公斤，创造了我国青铜发现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在炭河里，考古工作者在青铜的铭文上，总算寻找到了一个方国的国名，这个南方荒草荆莽中的蕞尔小国，却拥有着足可与商朝比肩的大国重器，而荒野之上的城邦，则聚集着一批没有留下姓名的高超工匠。

两平方公里的山野，在这个叫月山铺的盆地，百年来，可以随时随地捡拾到青铜大器，国宝级的青铜器，冷不丁就会像怪兽一样从土里冒出来，青铜在这里扎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当地一位村民，也是在田间劳作，挖出了一件破损的青铜器物，卖给了废品回收站，恰好有湖南省博物馆派驻到废铜仓库挑选文物的师傅，找到这个碎成十多块的青铜物件，将其拼凑组合，闻所未闻的人面纹方鼎现世了，这依然是至今全国发现的唯一一件以人面为主要纹饰的方鼎。有一个在溪河边洗菜的村民，抬头瞥见裸露的河床有一个青铜古物，轻易地拔出来，竟然是商代青铜提梁卣。本世纪初的一个炎炎夏日，几个小学生在沩水河玩水嬉戏，看到河中沙子里露出一块青铜，于是几个人用小手挖掘，竟然越挖越大，一个重达六十一点九公斤的巨型古铜器——兽面纹瓶出土了，它比

国内已知的任何瓿类铜器都要大。河中湮埋的这个铜瓿，成了中国青铜中的“霸王”，国家级文物。

还有一个村民，在师古寨顶采药，遇到一条蛇，村民一路追赶这条蛇进了一个山洞，结果在洞口挖出两件商代铜铙……当然，还有一些从此地挖出的青铜器，在过去漫长的年月，无人监管，流落到国外，成了他的镇馆之宝。

青铜是不朽的，冷锈的青铜铭刻着灼热的历史。稻谷渔歌，江花芙蓉里的青铜之音，铸造着楚人的胸怀与血性。吴戈犀甲，长剑秦弓，“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那青铜敲出的神秘祭祀之声，穿越了整整三千年的时光烟尘，在楚地空旷寂静的夜空里，在满天繁星中，久久奔流缠绕，这历史的回声，缓慢、沉重、盛大、庄严，让一代一代人不得不仰望和聆听……

**长沙**



争做爱党爱国、  
自立自强、奋发向上  
的新时代好少年